

崖州乡贤罗先栋

一代名医
乡间流芳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林芳华

海南岛西南部乐东利国镇有个冲坡村，1958年前属原崖县四区。其地处望楼河东岸，土肥粮丰。清代中期，世居崖州抱旺屯的罗畅迁居冲坡村，罗氏自此在冲坡繁衍生息，他们耕读并重，亦农亦商。

1887年，冲坡罗氏十七世孙罗先栋，以岁贡生功名被授以候选直隶州州判。但他淡泊功名，沉醉于诗词，率性抒写。他撰写的对联、祭文、碑文、祝寿诗等，在乡里享有盛誉。他的书法俊逸而豪迈，尤擅行草。当时，乡里名士皆乐于与之唱酬。

40岁以后，罗先栋一心钻研医术，以医技普济众生，悬壶乡里。他常以寻常之药，治疗各种疑难病症。有时，经他一剂药立起沉疴，而却不计酬金薄、出诊之远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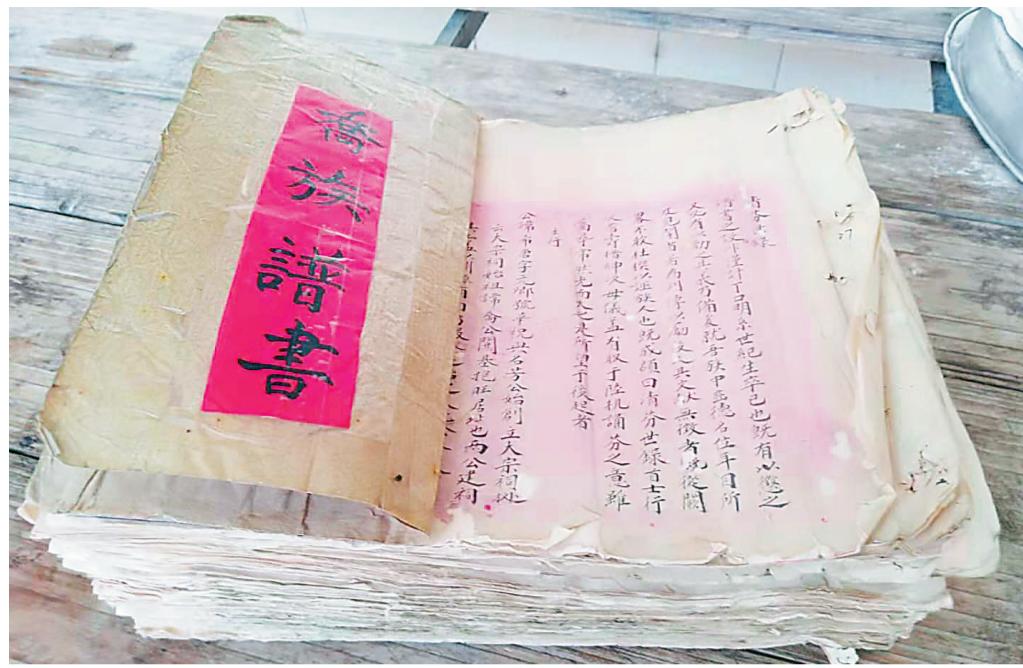
某年端午节前，在三亚教书的罗先栋准备乘船回家。有渔民李某，因拖欠船主债务，而被船主绑吊于桅杆，正遭受鞭打羞辱。罗先栋见状，起了怜悯之心，于是取资代偿。后来，李某找到罗先栋，说没有钱还，愿以幼女相赠。罗先生拒绝了，说：“我之所以要救你，是希望你们父女相聚，不让你的孩子受到伤害！”罗先栋此举，一时传为美谈。

罗先栋医务繁忙，仍热心于公益。他创祠堂，以报本；置祭田，以合族；修谱牒，以联宗，皆尽瘁为之。1914年，由罗先栋主修的《罗氏乔族谱》原版手抄本，其宣纸线装，书写规整，源流、世系、传记详实，是罗氏珍贵谱牒。他创作了罗氏派诗：“建树人才盛，登崇士望彰；兴宗贤裔起，作述庆重光。”至今族人沿用不误。今存罗先栋当年撰写的《合族修谱记》一章及多篇为他人所写的墓志铭，藉此可以了解当时、当地的社会生活。

1937年罗先栋去世，享年76岁，四年后移葬于冲坡村东面冲田处。其时，国家因日寇侵略而受难，人民流离失所，饱受战乱之苦。在此境况下，崖县抱旺人、上海新民大学文学士邢国黼应其子罗业鼎相邀，写下了《清授文林郎候选直隶州州判岁贡生罗国材先生墓志铭》。

据墓志铭载，罗先栋临终之际，已不能言，以手指作磨墨状，子孙们急忙捧上笔砚，将其扶起来。只见他在纸上奋笔疾书，立成七绝五章，遂与子辈永别。

罗先栋生三男一女：长子罗业鼎，上海持志大学文学士；次子罗业正；三子罗业统，崖县立中学师范班毕业；女儿嫁给广州新闻专门学校毕业生陈辅。



罗业鼎的父亲罗先栋一九一四年主修的罗氏家谱。

崖州名士罗业鼎
教书行医两不误

文\图 本刊特约撰稿 林芳华

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冲坡村人士罗业鼎，平生笃定求学之志，靠舌耕所得，负笈求学，锲而不舍：先去崖城，后往府城，再上广州，最后不顾妻子阻挠，只身赴沪求学。学成后，他毅然返回家乡，在教书之余，免费行医，造福桑梓，为当地人所敬仰。

矢志不渝，北上求学

罗业鼎生于1895年，自幼跟随父亲罗先栋习医。18岁时，罗业鼎毕业于崖县第一高等小学，因无力升学（其时崖县最高学府仅是高小），便在家乡以授徒讲学和行医谋生。

当时，在村中能与罗切磋琢磨学问者，以同村邢治德为最。邢治德虽家境富裕，却能礼贤下士，对罗业鼎折节相待，并义结金兰。几乎每日，邢治德都邀罗业鼎到家里，相与论诗品文，彼时罗业鼎学思深悟，学问得到快速提升。不久，邢治德因故赴穗，这让罗业鼎悒悒不乐。后来，好友陈昆仲聘其在他家主讲国文课，名虽师生，实得朋友相资之乐。

24岁那年，罗业鼎求学之志未能如愿。于是他孤注一掷，带上所积钱粮，负笈府城入读琼山

师范，颇受校长陈锦泉器重。可未等毕业，囊橐却已告罄，迫不得已，他选择放弃学业，回家再过舌耕、行医生活。

几年后，适逢当地盐灶村林吉祥以合股营商相邀，在林一再怂恿下，他开始与之试游商海，期间不忘岐黄之术。不久，林吉祥因事出远门，由罗业鼎偿还其名下本利，而后生意独归罗所有。

未过几年，得知抱旺村邢国黼赴沪游学于上海新民大学，罗业鼎受到触动，求学之心再次怦然心动，他迫不及待地要北上求学。是时，罗业鼎正在抱旺村建筑商铺，故仍需一些时日。待药铺（名“永济堂”）落成，他就准备出门求学计划。临行，求学一事遭到妻子反对，说为游学，而置家庭、父母于不顾。但罗业鼎不顾妻子的阻挠，断然离去。

抵穗以后，恰逢广州新闻学校招插班生，罗业鼎得以入读。毕业后，他只身赴沪，考入上海风文学院攻读，两年后转入上海持志大学文科国学系，期间博得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题赠“海南斯文，不绝一脉”之赞誉。

不远万里求学，罗业鼎在读书之余，思乡心切。他在上海接到父亲来鸿后，写了寄以慰藉的两首七言律诗，抒发了他读书之志始终不渝、颇以文气自负及对故乡的深切思念——

遑行万里别家乡，
游子身强志亦强。
爱把龙文勤淬厉，
试探江锦喜增长。
成如麟角深鞭策，
学似牛毛恰鄣防。
自诩缔交天下士，
群空骏马遇孙阳。

举头穹望白云乡，
难得晨风翻健强。
客里思亲常跋涉，

梦中寻路宛迢长。
申江暂作南皮会，
殷羨惊将执信防。
愧乏彦先才藻耀，
凤鸣响澈震朝阳。

直至1931年毕业，罗业鼎已三十有六，返回家乡海南，见到久别多年、魂牵梦萦的亲人，尤其是父亲罗先栋尚健在，让他心里稍觉宽慰。

辗转琼南，服务桑梓

回乡后，罗业鼎被崖县立第二高级小学校长韦作友聘请当教员。1939年，日寇进犯崖县全境后，罗业鼎携带家人逃难在乐东蛮烟瘴岭之间。至日本降伏之年，崖县立第一中学为避日寇蹂躏，故在黎区老苏田复学。老苏田，也叫牛角湾，位于今乐东千家镇抱善村。那里山深林密，地形复杂，易于隐蔽藏匿，日军一时难以进犯。其时，校长由北京大学硕士生颜任明担任，他聘请罗业鼎为该校教员。

抗日胜利后，罗业鼎革命倾向日趋显露，手书敦促好友卢中亮（原崖县四区茅坡村人，恩平县县长）向共产党投诚。他临危不惧，利用其个人关系，频频与革命人士接触，让革命者多次在家寓宿，他家也因此成为当地革命的堡垒户，保护过林庆耀（1948年任崖县县委书记）等共产党人士。

1946年1月，罗业鼎被委任为崖县临时参议会议员，议长为颜任明。县一中迁回崖城后，由议长召开会议。当时所有决议各案，皆不得施展，国民党之机构系有名无实之躯壳，于是，罗业鼎绝迹于会场。次年10月，崖县正式参议会议员产生，罗业鼎、颜任明均不在列。

1946年初，在南京任交通警察总局长的同乡吉章简，偕夫人

陈荷花女士，从南京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崖县参加竞选国大代表。是年，吉章简夫妇慷慨解囊，在冲坡村创办“崖县旺官乡国民中心小学”。德才兼备、威望甚高的罗业鼎受命出任该校第一任校长。不久，崖县中学在崖城复办，因名师缺失，罗业鼎再次返聘回校任教。

1947年9月，崖县第二初级中学（黄流中学前身）在九所创办，由他出任教导主任、代校长，主持教学和校务工作。有关这段经历，罗业鼎在其自传中写道：“迄日本降伏之年，崖县立第一中学以避敌蹂躏，故在老苏田黎区恢复。颜君任明长其校，聘我参与末座，余自此得滥竽于崖一、二中学之间以迄今日，而且又一度谬长崖二中学矣。”

1949年9月，为躲避战乱，崖县第二初级中学迁址黄流，罗业鼎继续留在那里任教。1955年秋，崖县第一中学迁址三亚港门村，更名“崖县中学”，因教育工作需要，罗业鼎被调往崖县中学任教，曾一度出任该校副校长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罗业鼎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，得到倚重和信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1957年2月11日，在崖县第二届一次人大会上，他当选为崖县副县长，分管科教、文卫等工作，继续为崖县教育事业作贡献。1964年，因积劳成疾，罗业鼎病逝于三亚，享年69岁。

罗业鼎子孙众多，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，有些还留学海外名校，可谓书香世家。

教学之余，悬壶济世

作为上海持志大学文科国学系学士的罗业鼎，由于各种原因，我们今天能看到他的作品极少。有关他的早期资料，多已亡佚，今存遗世学士照，更显弥足珍贵。

今能读到的罗业鼎作品，仅有《罗业鼎小传》《溟河中之丧明词》《接父手谕》《辛未清明节同卢中亮等游龙华寺》《壬申年即事感怀》等十多首（篇）。从其诗词看，他早年颇有雄心抱负，到后来，由于社会动荡，导致他为人低调，不事张扬，持谦虚谨慎之态。

他在自传中说：“生平不求人知，故人也鲜知之者。”罗业鼎家学渊源既深，自小跟随父亲习岐黄术，青年以后，以读书勉励名节，以教书、行医做为立身根本。他回溯平生：“没有建树，只因素性澹泊，甘荐布衣，而誓以教学、行医为终身职业。故碌碌无奇，五十二年如一日，迄今寝馈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之中，几不知老之将至，一叹！”

罗业鼎在教学之余，仍恪守治病救人之初衷，依然不忘悬壶济世。

据吴毓英《崖县名贤罗业鼎》（原文刊发于《三亚文史》）一文介绍，罗业鼎“在教学之余，常常给患者诊病开药，他擅长治肝炎、胃痛和老人前列腺肥大症”，“治好的患者至少有300人，却从没有收取过病者家人的任何报酬”。■



罗业鼎（1895—1964）上海持志大学学士照。